

简体字本二十六史

新元史

● 简体字本二十六史

【民国】柯劭忞等 撰

余大钧 标点

新元史

卷一九〇——卷二二八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

新元史卷一九〇

列传第八七

赵孟頫 赵与巖 赵大讷 叶李

赵孟頫，字子昂，湖州归安人。宋太祖裔孙秀王子偁五世孙也。幼聪敏，读书目成诵。

宋亡，益自力于学。吏部尚书夹谷之奇荐为翰林编修，不就。侍御史程鉅夫奉诏搜江南遗逸，又荐之。入见。孟頫神采秀异，世祖称为神仙中人，使坐于右丞相叶李上。御史中丞奏：“孟頫亡宋宗室，不宜侍左右。”鉅夫曰：“立贤无方，乃陛下之盛德，此言将陷臣于不忠。”帝曰：“彼何知！”命左右宣敕逐之出。

会立尚书省，使孟頫草诏颁天下。帝览之，喜曰：“卿言皆吾所欲言者。”诏集百官于刑部议赃律，以至元钞二百贯为满，论死。孟頫曰：“始造钞时以银为本，虚实相权，今则轻重相去至数十倍，故改中统钞为至元钞。异日至元钞必复如中统，计钞抵法，疑于太重。古律以米、绢论赃，谓之二实，最为适中。钞乃宋人所造，施于边郡，今袭用之，以此断人死命，恐非良法。”或以孟頫南人年少，议国法不便，厉色责之。孟頫曰：“人命至重，立法不当，人将不得其死。孟頫奉诏与议，不敢不言。”其人默然。议罢，出谢曰：“吾失在不学。细思之，公言是也。”执政拟孟頫为吏部侍郎，参议高明持不可。

二十四年，授兵部郎中。至元钞滞不行，诏遣尚书刘宣与孟頫乘驿至江南，责行省慢令之罪，左右司及诸路官则径笞之。孟頫不笞一人，复命。桑哥为丞相，钟初鸣，即坐尚书省治事，六曹官后至

者答。孟頫一日后至，断事官引受答。孟頫入诉于右丞叶李，李责桑哥曰：“古者，刑不上大夫，所以养廉。公答郎中，是辱朝廷也。”桑哥惭，慰遣孟頫。自后，惟曹史以下始受答。孟頫行东御墙外，道狭，马蹶坠于河。帝闻之，赐钞五十锭，命移筑御墙。其为帝眷厚如此。

二十七年，拜集贤直学士。是岁地震，北京尤甚。帝幸龙虎台，深忧之，遣平章阿剌浑撒里驰还上都，召问集贤、翰林两院官致灾之由，戒毋令桑哥知。两院官畏桑哥，莫敢言。孟頫与阿剌浑撒里善，密告之曰：“今理算钱粮，民不聊生。地震之变，殆由于此。宜大赦天下，尽与蠲除，庶几天变可弭。”阿剌浑撒里入奏，帝从之，已草诏，桑哥怒谓必非上意。孟頫曰：“凡钱粮未征者，其人死亡已尽，何所从取？不及是时免之，他日言事者以失陷钱粮数千万归咎尚书省，丞相何以自解？”桑哥悟，乃曰：“吾料不及此。”诏下，民大悦，咸额手相庆。

宋故相留梦炎降，帝用为礼部尚书。一日，帝问梦炎与叶李优劣，孟頫对曰：“梦炎，臣之父执，其人重厚，笃于自信，好谋而能断，有大臣器。李所读之书，臣皆读之，所知所能，臣皆知之能之。”帝曰：“卿以梦炎贤于李耶？梦炎在宋为状元，位至丞相，贾似道误国罔上，梦炎依阿取容；李布衣，乃伏阙上书，请斩似道；是李贤于梦炎，明矣！卿以梦炎父执，不欲斥言，可赋诗刺之。”孟頫赋诗曰：“状元曾受宋家恩，国困臣强不尽言。往事已非那可说，且将忠直报皇元。”帝称善。

孟頫退谓奉御彻里曰：“上论贾似道误国，责留梦炎不言。今桑哥误国之罪，甚于似道，我等不言，他日何以辞责？然我疏远之臣，言必不听，公为上所亲任，读书知义理，能为天下除残贼，真仁者之事也。公必勉之。”既而，彻里至帝前数桑哥罪恶，帝怒命卫士批其颊，血涌口鼻，仆于地。少间，复呼而问之，彻里执奏如初。会大臣亦有继言者，帝大悟，遂按诛桑哥。后彻里与孟頫论及此事，叹曰：“使我有万世名，子昂之力也！”尚书省罢，执政多以罪去。

中书参知政事贺胜以不通文字，请帝早简辅相。帝周视左右，乃属目于孟頫曰：“卿可至中书参决庶务。”孟頫固辞。帝问阎复、宋渤何如？孟頫对曰：“皆非相才。”诏孟頫出入宫门无禁，且谓孟頫曰：“朕年老，聪明有所不逮。大臣奏事，卿必与俱入，或欺罔，卿即为朕言之。”孟頫谢不对，后乃力请补外。

二十九年，出为同知济南路总管府事。金廉访司事哈刺哈孙素苛虐，孟頫不相能，以事中之。会修《世祖实录》，召孟頫至京师，乃解。大德二年，除汾州知州，未行，召书金字《藏经》，仍命举能书者自随。事竣，改集贤直学士，行浙江等处儒学提举。至大元年，迁泰州尹。

仁宗在东宫，素知孟頫贤，召为翰林侍读学士、知制诰同修国史。及即位，擢集贤侍读学士。皇庆元年，改翰林侍讲学士，转集贤侍读学士。是年，河间路进嘉禾，有一茎数穗者，诏孟頫绘图，藏于秘府。延祐元年，迁集贤学士、资德大夫，进拜翰林学士承旨、荣禄大夫。帝眷孟頫甚厚，字而不名，尝以孟頫比唐李白、宋苏轼，又言孟頫过人者数事：一帝胄，二美姿仪，三博学，四操履纯正，五文词高古，六书画绝伦，七旁通佛老之学。或言孟頫为赵太祖子孙，帝作色曰：“汝言赵子昂，岂家世不及汝耶！”其人惶惧而退。又有言国史载兵谋战策，不宜使孟頫与闻。帝曰：“赵子昂，世祖所简拔，朕悯其老，隆以礼貌，使典司著作，传之后世，汝辈妒之何也？”孟頫常累月不朝，帝问左右，对以年老畏寒，敕御府赐貂鼠翻披。

初，孟頫用程钜夫荐起家，后钜夫以翰林学士承旨致仕，孟頫代之，先往拜钜夫，而后入院，时入称为衣冠盛事。六年，谒告归。帝遣使赐衣币，趣之还朝，以疾不果行。至治元年，诏孟頫即其家，书《孝经》。赐上尊及衣二袭。是岁卒，年六十九。赠江浙中书省平章政事，追封魏国公，谥文敏。有《松雪斋文集》十三卷。

杨载称孟頫之才为书画所掩，知其书画，不知其文章，知其文章，不知其经济之学。人以为知言。孟頫妻管氏、子雍，并以书画知名。仁宗取孟頫及管氏与雍所书，装为一帙，识之曰：“使后世知我

朝有一家善书者。”雍官至集贤待制。孟頫弟孟吁，字子俊，亦工书画。

宋宗室仕元者，又有赵与熏、赵大讷。

赵与熏，字晦叔，宋宗室子。登进士第，为鄂州教授。至元十一年，伯颜渡江，与熏率其族人诣军门上书，力陈不杀人可以一天下，且乞全其宗族。后伯颜入朝，世祖问宋宗室之贤者，伯颜以与熏对。

十三年秋九月，遣使召至上都，与熏幅巾深衣以见，言宋亡由于误用奸臣，词旨激切，世祖为之感动。即授翰林待制，进直学士，转侍讲。疏陈江南科敛，及发宋攒宫，宜禁之。帝虽不能用，然不以为忤也。二十七年，京师雾塞，明年正月甲寅，虎入南城。与熏又疏言权臣专政之咎，退而家居待罪。

未几桑哥败，平章不忽木奏与熏贫窶有守，世祖曰：“得非指权臣为虎者耶？”赐钞万三千贯，岁给其妻子粮。累迁翰林学士。成宗即位，特命官其子孟实以终养。大德七年卒，命有司赠钞五千贯。赠通议大夫、礼部尚书、上轻车都尉、天水郡侯，谥文简。

赵大讷，一名良胜，字敬汉，浦阳人。宋周王元俨十世孙。有学行。由全州录事，累转龙溪尹。俗尚鬼，垒石为紫衣神祠，黠者藉为奸利。大讷投其像江中，移石修孔子庙。邑豪杀人，郡守其贼出之。大讷抱案牍诣府，历数其奸；守怒，中以他罪。改永春尹。俄调永嘉。永嘉计口赋盐，民病之，大讷建议令富商转售瑞安，猾吏伪为官书，诬贫民盗贩，民自杀者三人。府下大讷讯之，卒正猾吏罪。除温、台等海运千户，改知永新州。境内鹄湖、罗陂为群盗渊藪，大讷用奇计获其渠魁，余党奔散。后告老归，卒于家。民为立生祠。

叶李，字太白，一字舜玉，杭州钱唐入。少受学于义乌施南，补京学生。宋景定五年，誓出于柳，理宗下诏罪己，求直言。是时，世祖南伐，命贾似道御之。会宪宗崩，世祖班师，似道自诡以为己功，益骄肆，创置公田关子，其法病民甚，中外毋敢言者。李与同舍生康

棣等八十三人，伏阙上书，劾似道。似道大怒，知稿出于李，嗾临安尹刘良贵，诬李僭用金饰斋扁，锻炼成狱，窜漳州。似道既败，乃放还，与似道遇诸途，李以小词赠之。宋亡，归隐富春山。江淮行省辟署苏、杭等郡教授，不应。

至元十四年，世祖命御史大夫相威行台江南，且求遗逸，以李姓名上。初，李劾似道书，世祖习闻之，每拊掌称叹。及是，以姓名闻，世祖大悦，即授浙西道儒学提举。李闻命，欲遁去，而使致丞相安童书，有云：“先生在宋，以忠言说论著，简在帝心。今授以五品秩，士君子当隐见随时，其尚悉心，以报殊遇。”李乃就职。

二十三年，侍御史程文海奉命搜江南遗逸。世祖谕之曰：“此行必致叶李来。”李既至京师，敕集贤大学士阿尔浑萨里，馆于院中。及召见香殿，劳问“卿远来良苦”，又询治道安出？李历陈自古帝王得失成败之由。世祖嘉纳之，赐坐锡宴，更命五日一入议事。一日议事朝堂，李病足不在列，帝命以所御五龙车召之。李奏请复立提举司提调学官，课诸生讲明治道，而上其成才者，以备录用，凡徭役一切蠲免。从之。

是时，乃颜叛，诏李庭讨之，将校多用国人，或其亲昵，立马相向语，辄释仗不战，逡巡退却。帝患之。李密奏请以汉军列前步战，而联大军断其后。帝用其谋，师果奏捷。自是，帝益奇李。每罢朝，必召见论事。

二十四年，特拜御史中丞，兼商议中书省事。李以足疾辞，帝笑曰：“卿足艰于行，心岂不可用耶？”李固辞，因奏：“若监察御史奏疏、西南两台咨禀，事关军国，利及生民，宜令便宜上闻，以广视听。臣请诏台臣言事，各许实封，幸甚。”又曰：“宪臣以绳愆纠缪为职，苟不自检，于击搏何有！倘有贪憚败度之人，宜付法司增条科罪，以惩欺罔。”由是台宪得实封言事，其受赇者付法司科断。

会议立尚书省，李奏：“平章政事桑哥宜为右丞相。”帝从之。桑哥既为右丞相，奏以李为尚书左丞，李固辞，谓“臣之资格，不宜遽至此。”帝曰：“商用伊尹，周举太公，岂循资格耶？卿其勿辞。”赐大、

小车各一，许乘小车入禁中，仍给扶升殿。始定至元钞法，并取钞样颁行。又荐周砥等十人为祭酒等官。帝皆从之。帝欲徙江南宋宗室及大姓于北方，李乘间言：“宋已归命，其民安于田。今无故远徙，必将疑惧，万一有奸人乘衅而起，非国之利也。”帝悟，事遂寝。迁右丞，转资德大夫。时淮、浙饥馑，谷价腾跃，李奏免江淮租税之半，运湖广、江西粮十七万石至镇江，以振饥民。帝伐安南，召李入议，李以为：“军旅一兴，糜费钜万，今深入敌境，万一蹉跌，非所以威示远人。”帝不听。

二十五年，迁平章政事，李又固辞，赐以玉带，秩视一品，及平江田四千亩。时桑哥专国政，李与之同事，无所匡救。会桑哥败，事颇连及同列。久之，李以疾得请南还。扬州儒学正李淦上书言：“叶李本一黥徒，受皇帝简知，可谓千载一遇。而才近天光，即以举桑哥为第一事，禁近侍言事，以非罪杀参政郭佑、杨居宽，逼御史中丞刘宣自杀，变钞法，拘学粮，征军官俸，减兵士饷，立行司农司、木棉提举司，增盐酒醋税课，官民皆受其祸。尤可痛者，要束木祸湖广，沙不丁祸江淮，木呼里祸福建。又钩考钱粮，民怨而盗发，天怒而地震，水灾洊至。尚赖皇帝圣明，更张政化。人皆知桑哥误国之罪，而不知叶李举桑哥之罪。李虽罢相权，刑戮未加，宜斩李以谢天下。”书闻，驿召淦诣京师。

二十九年二月，李南还，至临清，帝复召为平章政事，佐丞相完泽治省事，李上表力辞。寻卒，年五十一。李既卒，而淦至，诏以淦为江阴路教授，以旌直言。

李前后赐赉虽多，自奉甚俭，尝戒其子曰：“吾世业儒，甘贫约。汝曹其清慎自持，勿增吾过。”指所赐物曰：“此终当还官也。”比卒，悉表上之。至正八年，赠资德大夫、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右丞、上护军，追封南阳郡公，谥文简。

史臣曰：赵孟頫以宋宗室之俊，委贽事元，跻于通显。其在《大雅》之诗曰：“殷士肤敏，裸将于京。”刘向以为悯微子之朝周，故君

子不责孟頫，而为赵氏悯也。叶李以劾贾似道受知于世祖，及为宰相，党附桑哥，不发其奸。传曰：“君子不以言举人”，信夫！

新元史卷一九一 列传第八八

王构 士熙 士点 魏初 刘敏中
宋衍 焦养直 杨桓 尚野
师简 李之绍 谢端 曹鉴

王构，字肯堂，东平人。父公渊，金末山东大乱，其三兄皆携妻孥南迁，公渊独愿守坟墓，不肯从。

构少以词赋入乡学，行台从事贾居贞一见器之，使其子受学，遂从居贞至京师。

至元十一年，授翰林国史院编修官。丞相伯颜伐宋，命构草诏，声其罪甚称帝旨。宋亡，诏构与翰林学士李槃访贤才。构至临安，言于董文炳：“宋三馆图书及太常礼器卤簿，宜辇于京师。”从之。宋实录、国史得不亡。擢翰林应奉文字，迁修撰。构受业于东平李谦，推谦先擢应奉，构始受命，士论贤之。和礼霍孙拜司徒，辟为司直。阿合马死，和礼霍孙当国，划除蠹弊，构之力居多。历史部、礼部郎中。改太常少卿，定亲享太庙仪注。俄拜江北淮东道提刑按察副使，召见便殿，帝亲授敕书，赐上尊以遣之。入为治书侍御史。时桑哥秉政，嫉士之方直者，檄构与不忽木检核燕南钱谷，限一月治办。事竣已逾期，构谓不忽木曰：“有罪我当任之，不以累公也。”会桑哥伏诛，乃免。再入翰林为侍讲学士。

成宗即位，迁学士，参议中书省事。有请括江南田赋者，执政欲

听之，构与平章政事何荣祖力言不可，事获已。后以病去官。久之，起为济南路总管。诸王官属怙势横行，民莫敢忤视；构闻诸朝，徙王于北边。武宗即位，以纂修国史，趣召入都，拜翰林学士承旨。卒，年六十六。

构文章典雅，练习朝廷掌故，撰追谥太祖册、世祖谥册、武宗立皇后册，尤为世所传诵。好吸引寒士。孔颜孟学教授陈俨年几五十，以构荐，擢为监察御史，迁翰林直学士、国史院编修官。王恺年七十，请于朝，俾以待制致仕。其门下士官清要者，亡虑数十人。后赠大司徒，追封鲁国公，谥文肃。有文集三十卷。

士熙，字继学。泰定中累官治书侍御史、中书参知政事。致和元年，泰定帝崩于上都，士熙与中书左丞朵朵等留守大都，金枢密院事燕铁木儿举兵立文宗，执士熙等下狱，流于远州，并籍其家。天历二年，与朵朵等十二人放还乡里。后起为南台御史中丞。卒。

士点，字继志，金淮西廉访司事，迁云南廉访使，再擢江东廉访使。卒。赠中书平章政事，追封赵国公。士点善篆书，为当时第一。

魏初，字大初，弘州顺圣人。祖珪，金进士。父思廉，金甄官署令。从祖璠，金翰林修撰。世祖居潜邸，闻璠名，征至和林，访以当世之务。璠条陈便宜三十余事，如定官号、颁俸禄、功罪有赏罚、能否有升降、重农业、严告讦、杜侥幸，复汉之常平、宋之经筵，皆当时急务。又举名士六十余人以对。世祖嘉纳之。以疾卒于和林。赐谥靖肃。璠无子，以初为后。

初，好读书，尤长于《春秋》。中统元年，始立中书省，辟为掾史，兼掌书记。未几，以祖母老，辞归隐居教授。会诏左丞许衡、学士窦默及京师诸儒各陈经史、前代帝王嘉言善政，选进读之士，有司以初应诏。帝雅重璠名，询知初为璠孙，叹奖久之，即授国史院编修官。寻拜监察御史。首言：“法者，持天下之具，御史台则守法之司也。方今法有未定，百司无所持循，宜参酌考定，颁行天下，”时论翫

之。

帝宴群臣于上都行宫，有不能酺大卮者，免其冠服。初上疏曰：“臣闻君犹天也，臣犹地也，尊卑之礼，不可不肃。方今内有太常、有史官、有起居注，以议典礼、记言动；外有高丽、安南使者入贡，以观中国之仪。昨闻锡宴大臣，威仪弗谨，非所以尊朝廷、正上下也。”疏入，帝嘉纳之。时襄樊未下，将括民兵，或请自大兴始。初言：“京师天下之本，要在殷盛，建邦这初詎宜骚扰！”从之。初又言：“旧制，常参官诸州刺史，上任三日，举一人自代。况风纪之职与常员异，请自今监察御史、按察司官在任一岁，各举一人自代，所举不当有罚，不惟砥励风节，亦可为国得人。”遂举劝农副使刘宣自代。

出金陕西四川按察司事，历陕西河东按察副使，入为治书侍御史。又以侍御史行御史台事于扬州，擢江西按察使。寻征拜侍御史。行台移建康，出为中丞。卒年六十一。子必复，集贤侍讲学士。

刘敏中，字端甫，济南章丘人。张荣行台掾刘鼎之孙也。幼卓异不凡，年十三，语其父景石曰：“昔贤足于学，而不求知，丰于功，而不自炫，此后人所弗逮者。”父奇之。敏中尝与同侪言志曰：“自幼至老，相见而无愧色，乃吾志也。”至元十一年，由中书掾擢兵部主事，拜监察御史。权臣桑哥秉政，敏中劾其奸邪，不报，遂辞职归。既而，起为御史台都事。时同官王约以言去，敏中杜门称疾，台臣请视事，敏中曰：“使约无罪而被劾，吾固不当出。诚有罪，则我既为同僚，又为交友，不能谏止，亦不为无过也。”出为燕南肃政廉访副使。召拜国子司业，迁翰林直学士，兼国子祭酒。

大德七年，诏遣宣抚使巡行诸道，敏中出使辽东山北。守令恃贵幸贪暴者，一绳以法。锦州雨水为灾，辄发廩振之。事竣，除东平路总管。擢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。九年，召为集贤学士，商议中书省事。上疏陈十事，曰整朝纲、省庶政、进善良、剔奸蠹、显公道、杜私门、广恩泽、实钞法、严武备、举封赠，帝嘉纳之。

武宗即位，召敏中至上京，庶政多所咨访。授集贤学士，兼太子

赞善，仍商议中书省事。赐金币有加。顷之，拜河南行省参知政事。俄改中台侍御史。出为淮西肃政廉访使，转山东宣慰使。遂召为翰林学士承旨。诏公卿集议弭灾之道，敏中疏陈七事，皆当时要政。以疾还乡里。

敏中义不苟进，进必有所匡救，授据今古，雍容不迫。或郁而弗伸，则戚形于色，中夜叹息至泪湿枕席。延佑五年卒，年七十六。赠光禄大夫、柱国，追封齐国公，谥文简。

宋衡，字宏道，潞州长子人。祖元吉，金兵部员外郎。衡幼好学，年十七避地襄阳。已而北归，屏居河内者十有五年。赵璧经略河南，闻其名，礼聘之。

中统三年，擢翰林修撰。李璫畔，璧行中书省事于济南，至元五年大兵围襄阳，璧行元帅府事，衡皆从行，军事多所咨访。六年，高丽权臣林衍废国王而立其弟温。诏遣国王头辇哥暨璧将兵讨之，以衡为行省员外郎，赍诏徙江华岛居民于平壤。复命，帝甚悦，赐衣段。授河南路总管府判官，不赴。十三年，入为太常少卿。属省并官制，兼领籍田署事。

十六年，皇太子召见，应对详雅，自是数蒙顾问。十八年，除秘书监。十九年，江西分地当署郡县守令，太子皆命衡铨举。二十年，初立詹事院，迁衡为太子宾客。二十三年，卒。有《秬山集》十卷，行于世。

焦养直，字无咎，东昌堂邑人。夙以才器称。至元十八年，世祖改符宝郎为典瑞监，思得一儒者居之。近臣有以养直荐者，帝即命召见，奏对称旨，以真定路儒学教授超拜典瑞少监。

二十四年，从征乃颜，自北道赴行在，路险梗，上甚悯之，赐生口、貂衣帽、玉带、镔刀各一。二十八年，赐宅一区。入侍帷幄，陈说帝王政治，帝听之忘倦。尝语及汉高帝起自侧微，养直从容论辨，帝然之。

大德元年，成宗幸柳林，命养直进讲《资治通鉴》，因陈规谏之言，赐酒及钞万七千五百贯。二年，赐金带、象笏。三年，迁集贤侍讲学士，赐通犀带。七年，诏傅太子于宫中，启沃诚恳，帝闻之大悦。八年，代祀南海。九年，进集贤学士。十一年，迁太子谕德。至大元年，授集贤大学士，告老归，卒于家。赠资德大夫、河南等处行中书省左丞，谥文靖。

子德方，以荫为兴国路总管府判官。

杨桓，字武子，兖州人。幼警悟，读《论语》至宰予昼寝章，慨然有立志。由是终身非疾病未尝昼寝。中统四年，近侍坚通使济南，见桓贤，荐之补济州教授。后由济宁路教授召为太史院校书郎。奉敕撰仪表铭历日序，文辞典雅，赐楮币千五百缗，辞不受。迁秘书监丞。至元三十年，拜监察御史。有得玉玺于木华黎曾孙硕德家者，桓辨识其文曰“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”，乃顿首言曰：“此历代传国玺，亡久矣。今宫车宴驾，皇太孙龙飞，而玺复出，天其彰瑞应于今日乎！”即为文述传国玺始末，表上于徽仁裕圣皇后。

成宗即位，桓疏上时务二十一事：一曰郊祀天地。二曰亲享太庙，备四时之祭。三曰先定首相。四曰朝见群臣，访问时政得失。五曰诏儒臣，以时侍讲。六曰设太学及府州儒学，教养生徒。七曰行诰命，以褒善叙劳。八曰异章服，以别贵贱。九曰正礼仪，以肃官庭。十曰定官制，以省内外冗员。十一曰讲究钱谷，以裕国用。十二曰访求晓习音律者，以协太常雅乐。十三曰国子监不可隶集贤院，宜正其名。十四曰试补六部、寺、监及府、州、司、县吏。十五曰增内外官吏俸禄。十六曰禁父子骨肉奴婢相告讦。十七曰定婚姻聘财。十八曰罢行用官钱营什一之利。十九曰复笞杖，以别轻重之罪。二十曰郡县吏自中统前仕宦者，宜加优异。二十一曰为治之道，宜各从本俗。疏奏，帝嘉纳之。未几，擢秘书少监，预修《大一统志》。秩满，归兖州，以资业悉让弟楷，乡里称焉。大德三年，以国子司业召，未赴，卒，年六十六。

桓为人宽厚，事亲笃孝。博览群籍，尤精篆籀之学。著《六书统》、《六书溯源》、《书学正韵》，大抵推明许慎之说，皆行于世。

尚野，字文蔚，其先保定人，徙满城。至元十八年，以处士征为国史院编修官。二十年，兼兴文署丞。出为汝州判官。廉介有守，宪司屡荐之。二十八年，迁南阳县尹。初至，狱讼充斥，野裁决如流，旬日遂无事。改怀孟河渠副使，会遣使问民疾苦，野建言水利有成法，宜隶有司，不宜复置河渠官。事闻于朝，河渠官遂罢。

大德六年，迁国子助教。诸生入宿卫者。岁从幸上都，丞相哈剌哈孙始命野分学于上都，以教诸生，仍铸印给之。上都分学，自野始。俄迁国子博士。野谓诸生曰：“学未有得，徒事华藻，若持钱买水，所取有限。能自凿井及泉而汲之，不可胜用矣。”士论称之。

武宗即位，仁宗为皇太子，召野为太子文学，多所裨益。时从宾客姚燧、谕德萧𣎵入见，太子为加礼。至大元年，除国子司业。近臣奏分国学西序为大都路学，帝已可其奏，野谓国学、府学同署，不合礼制，事遂寝。四年，拜翰林直学士、知制诰同修国史。诏野赴吏部试用荫补官，野多所优假。或病其太宽。野曰：“今初设此法，冀将来者习《诗》、《书》，知礼义耳，非必责效目前也。”众乃服。

皇庆元年，迁翰林侍讲学士。延祐元年，改集贤侍讲学士，兼国子祭酒。二年夏，移疾归。满城四方来学者益众。六年，卒于家，年七十六。赠通奉大夫、太常礼仪院使、护军，追封上党郡公，谥文懿。野事继母以孝闻。文辞典雅，一本经术。

子师易，蕲州路总管府判官；师简，字虞仲，以荐为大都学正，拜监察御史，至正初擢奎章阁侍书学士、同知经筵事，卒，赠翰林侍读学士、护军，追封上党郡公，谥文肃。

李之绍，字伯宗，东平平阴人。自幼颖悟，从东平李谦学。家贫，教授乡里。至元三十一年，纂修《世祖实录》，以谦与马绍荐，授将仕佐郎，翰林国史院编修官。直学士姚燧欲试其才，凡翰林应制文字

积十余事，并付之。之绍援笔立成，燧惊喜曰：“可谓名下无虚士也！”

大德二年，闻祖母疾，辞归。复除编修官，累迁太常博士。九年，丁母忧。起复，终不能夺。至大三年，仍授太常博士。迁翰林待制。皇庆元年，迁国子司业。延祐三年，擢奉政大夫、国子祭酒。四年，擢朝列大夫、同金太常礼仪院事。六年，改翰林直学士，复以疾还。七年，召为翰林直学士。至治二年，迁翰林侍讲学士、知制诰同修国史。三年，告老归。泰定三年八月，卒，年七十三。子勛，荫父职，同知诸暨州事。

谢端，字敬德，其先遂宁人，后徙武昌。祖父元贲，精于数学，制使孟珙敬礼之。一夜，叩门，谓珙曰：“流星出下阶，没西方，占为天士亡，吾必当之。明年大将卒，公是也。”已而果然。

端，幼颖异。弱冠与尚书宋本同学，又同教授江陵城中，以文学齐名，时号谢、宋。史杠宣慰荆南，荐之姚燧。燧方以文章自负，少所许可，以所为文示端。端一读，即指诇其用意所在，燧叹奖不已。

延祐五年，擢进士乙科，授承事郎、同知湘阴州事。岁满，入为国子博士，迁太常博士。泰定四年夏四月，盗入太庙，失第八室黄金主。明日，当时享，众议为位祀之。端言：“四时之祭，皆用孟月，有故则用仲月。今盗入祔室，震惊神灵，当用仲月。”上从之。寻除翰林修撰，迁待制，以选为国子司业，遂为翰林直学士，阶太中大夫。

端吏事精敏，在湘阴，猾吏束手，不敢舞文法。盗有杀贾人而攘其财，其家累讼于官，皆以无佐证不为理。端自往捕之，盗不伏，鞠其妻，妻时时仰视屋椽。端曰：“赃在是矣！”发屋椽，获赃，盗始吐实。一州神之。部使者行部旁郡，滞讼皆委端断，端剖决如流，有能名。

其文章体裁严谨，居翰林久，至顺、元统以来制册，多出其手。预修文宗、明宗、宁宗三朝《实录》及累朝功臣列传。初，文宗建奎章阁，搜罗中外才俊置其中，尝语阿荣曰：“当今文学之士，朕惟未识

谢端。”亡何，文宗崩，竟不及用端。端卒于后至元六年，年六十二。赠国子祭酒、陈留郡侯，谥文安。

曹鉴，字克明，大都宛平人。幼颖悟。既冠，通五经大义。

大德五年，用翰林侍读学士郝彬荐，为镇江路淮海书院山长。十一年，南行台中丞廉恒辟为掾，除兴文署令。伴送安南使者，应对捷敏，使者叹服，以为中国有人。

至治二年，授江浙行省左右司员外郎。明年，奉旨括释氏白云宗田，不数月而事集，纤毫无扰。迁湖广行省左右司员外郎。时丞相忽刺歹怙势作威福，僚属畏之，鉴遇事不为回挠。湖北廉访司举鉴宜居风纪，不报。

天历元年，调江浙财赋府副总管。属大水，鉴减其赋什六七，势家因而诡免者，鉴核实，谕令首输。

元统二年，擢同金太常礼仪院。鉴明习掌故，集议明宗皇后祔庙，援据《礼经》，辨析精审，君子多之。至元元年，以中大夫进礼部尚书。卒，年六十五。追封谯郡侯，谥文穆。

鉴性纯孝，亲族贫乏者周恤恐后。历官三十余年，僦屋以居，歿之日家无余资，惟蓄书数千卷，皆手自校定者。鉴官湖广行省，有主簿顾渊白馈辰砂一包，鉴受之，未及启封。后有同僚过鉴，欲求辰砂合药，鉴取视之，乃黄金三两，惊叹曰：“渊白以我为何如人！”时渊白已卒，呼其子归之。其廉慎如此。